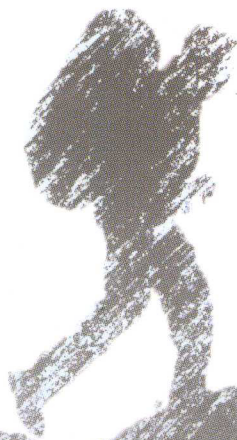


M Y S T E R I O U S L O C A L T R A V E L

张涛 王燕 著

秘境之旅

——一位记者的行走笔记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M Y S T E R I O U S L O C A L T R A V E L

张涛 王燕 著

秘境之旅

——一位记者的行走笔记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秘境之旅：一位记者的行走笔记 / 张涛，王燕著. — 银川：阳光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525-0149-0

I. ①秘… II. ①张… ②王… III. ①文化史—中国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8901号

秘境之旅——一位记者的行走笔记

张涛 王燕 著

责任编辑 李媛媛 谢 瑞

绘 图 木子岳

封面设计 千 寻

责任印制 郭迅生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2402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180千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5-0149-0/k·35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宁夏秘境

- 贺兰山的秘境之旅 / 2
- 宁夏明长城：硝烟或浪漫的居所 / 15
- 边塞以西：铁打的平罗城和西北第一阁未解之谜 / 27
- 贺兰山黑石峁岩画之谜 / 35
- 固原城——斑斓的记忆之城 / 41
- 水洞沟怀古 / 47
- 寂寞清水营 / 54
- 青铜峡走笔 / 61
- 秦长城随想 / 69
- 盐池死火山之谜 / 75

眺望苍凉

- 成吉思汗葬地猜想之一：神秘的阿尔寨石窟 / 80
- 额济纳札记 / 88
- 嘉峪关：苍凉的守望 / 99
- 张掖大佛寺：皇家寺院的隐秘岁月 / 106
- 塔尔寺的背影 / 114

青藏札记

在哪儿都是生活 / 122

在“圣路”度过的悠然时光 / 130

八角街更堆群培的阳光 / 137

不是诱惑于美丽就是诱惑于传说 / 145

格尔木：可可西里与藏羚羊 / 152

藏地札记 / 160

香格里拉并不遥远 / 172

到拉萨有多远——西部行采访日记 / 175

新闻与旧闻 / 215

我们穿越了“死亡之路”

——宁夏新闻媒体西部采访团穿越川藏线、滇藏线侧记 / 229

可可西里——献给杰桑·索南达杰 / 240

呼伦贝尔大草原

速读呼市 / 250

草原额吉都贵玛：28个孩子的妈妈 / 254

天歌云舞大草原——内蒙古原生态音乐采访手记 / 256

北国边陲的异域立体风情画 / 261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 267

嘎仙古洞与党项的千古之谜 / 273

映山红花满山坡——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县采访手记 / 279

大兴安岭深处的“阿里河” / 285

呼伦贝尔大草原采访日记 / 290

鸿雁北归还带上我的思念 / 300

城市沧桑

银川，一日长于百年 / 306

梦溪雨的下午茶 / 308

大武口的小巷年代 / 312

盐池：午夜吧的起点与终点 / 315

贺兰：“聚点”的梦幻与现实 / 318

男孩女孩看过来 / 320

北京，有多少吧可以去爱 / 322

到星吧克有多远 / 325

格桑花儿春天开 / 3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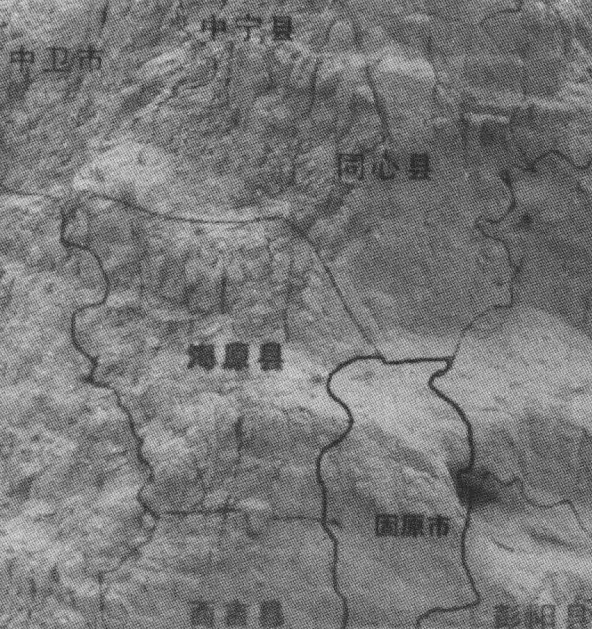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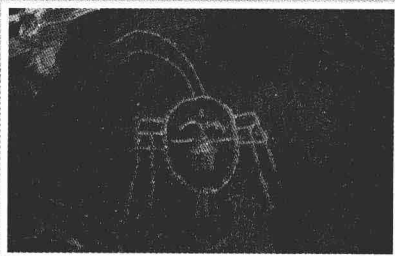
成都没有风花雪月 / 328

兰州：我们迎着风向前 / 330

在杭州南山路的婉约生活 / 333

上帝的沙盘（代后记） / 336

宁夏秘境 |



贺兰山的秘境之旅

车轮疾驰，山色如血。沿着笔直的公路与贺兰山并行，黄昏的光线与巨大的山影在旷野里伸展。秋风过耳，车窗外依次闪过葡萄园、果园、沙砾地，两旁有高大的白杨，而那些在苍茫暮色里静默的是一座座高大的坟茔，与贺兰山一起，在时间之城里缓缓地与风沙潜行。现在是秋天，在西北的一隅，出银川城向西，都市的繁华不觉间已在身后，而贺兰山已在眼前，等待我这次的秘境之旅。



夜登贺兰山，远眺锋刃般的山峰与西面浩瀚的沙漠，长城与边塞蜿蜒着，明月高悬，西风呼啸，驼马嘶鸣，征人吟唱，草木萧萧，依稀传来悲凉的军中号角，征伐血泪染沙场，多少征人骨未还。是啊，边塞的秋天总是来得要早一些，总是会徒增几许肃杀的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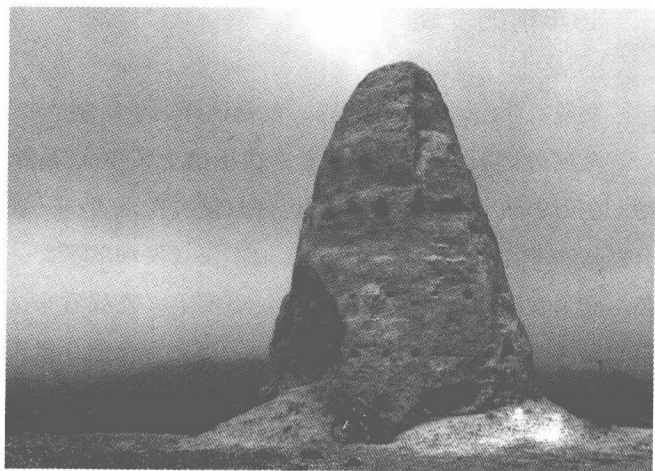
说起贺兰山，南宋名将岳飞的“踏破贺兰山阙”诗句是人们最熟悉不过的。但据史料记载，岳飞并未到过贺兰山一带，而他为何要写下这句诗，我想应该有另外的原因。

羸弱的宋朝，自建立起来就被游牧民族频繁骚扰，贺兰山正是我国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交界地带，历史上曾有猥狁、姜戎、匈奴、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吐蕃、党项、蒙古等民族在这里狩猎放牧，生息繁衍。这些游牧部落强大之后摆脱对宋朝的依附，于是，战争的硝烟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游牧民族的强悍与作战方式的灵活，使宋朝的当政者又恨又怕，踏破贺兰山阙就当然成为宋朝将军们的最大梦想了。不过，岳飞的愿望并没有得到实现。

在贺兰山漫长的历史里，也只有成吉思汗亲率蒙古大军踏破了贺兰山阙，征服了西夏。但这位弯弓射大雕的一代天骄，却用了整整22年的时间，四次亲征，直至最后一次征伐，才勉强胜出。



《骏马奔驰保边疆》，小时我们不知哼唱了多少遍的歌，只是当我站在南北绵延200多公里的巍巍贺兰山下，才真正领略到什么是真正的“骏马奔驰保边疆”。



作为一道天然的屏障，贺兰山像一匹骏马，横亘在宁夏平原西部，同时贺兰山还是

宁夏和内蒙古的界山，由乌兰布和沙漠、腾格里沙漠、卫宁北山、银川平原相环绕。贺兰山平均海拔2000多米，最高峰3556米，兵营、关隘、烽火台、沙漠、蓝天、白云、山峰、村庄、城市……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优美的自然风光，沿着贺兰山东麓行走和穿行，对于那些喜欢寻古幽思的漂泊者而言，应该是此生最感幸福的事了。

然而，贺兰山带给我们的并非仅仅是这些。几千年乃至数万年的沉淀，在深邃而遥远的历史空间里，贺兰山的面纱依然犹如秘境，期待有缘人的发现。

到宁夏的游客，贺兰山岩画是必去的景点。水声潺潺，清泉一路流淌，信步之处，目光所到之处，崖壁上、石头上，尽是岩画。这些岩画最早的距今已有8500多年，最近的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站在贺兰山岩画前，白云在蓝天里缓缓飘移，时间却仿佛静止了，无法说清那种神秘的感觉，你不得不去穿越时空。沧桑已远，斯人已逝，此刻，我忽然想起超载乐队的成名曲《祖先的阴影》。贺兰山岩画就仿佛是那阴影，以神秘的、寂静的、斑驳的生命印记，将我们这些后世的人隐隐笼罩。这笼罩，是历史和时间在纠葛中制造的迷雾，迷雾散尽，我们的沉思也许会等来这种景象：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38年前的发现

发现贺兰山岩画的李祥石，就是这样的景象制造者。

发现敦煌石窟的是王道士，在历史上留下了骂名；发现秦始皇兵马俑的农民，在历史教科书上，留下的也许只是“发现者——农民”的字眼；而发现贺兰山岩画的李祥石，却截然不同。他不仅“发现”了，并且成为被发现对象的研究者，成为发现者中的“佼佼者”。事实上，在我看来，即使李祥石发现了岩画，但如果他不去研究，贺兰山岩画这一历史文化遗存真正走入人们的视野至少要推后40年。

1969年初春，正值“文革”，20多岁的李祥石在宁夏贺兰县参加农村公社的“两教”（社会主义教育和集体教育）试点工作。到了写总结的时候，李祥石的总结被县委重视，并派他到基层的几个公社去检查工作。这个总结，就这样开始改变了李祥石一生的命运；这个总结，竟然成了贺兰山岩画被发现的一个引子。或许，在冥冥之中，是贺兰山岩画选中了他作为发现者。

就是在贺兰口检查工作的这天，信步游逛的李祥石在贺兰山口发现了一块突出的巨石，上面刻画了许多动物，牛、马、羊、骆驼、虎，还有一些长颈粗尾的叫不上名字的怪兽，它们动静不一，姿态各异。这块巨石当地人叫“龙口”。

再往前走，就更让李祥石奇怪了。所到之处，不管是山崖，还是石头上，都刻着画，不仅有动物的形象，还有各种各样古怪的人面像。站在这些人面像面前，虽然当时天气还很冷，李祥石还是出了一身汗。他的呼吸急促了起来，恐惧、紧张、惊讶……巨大的神秘感向李祥石奔袭而来，这一刻，李祥石有点眩晕了。他不知道，他眼前的这些石刻画，就是不知多少学者和专家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东西：岩画。

当晚，李祥石向村子里的老人询问石刻画的来历，他们都说是爷爷的时候就有了，至于来历，他们都不知道。但这些老人给李祥石提供了一个更重要的信息：贺兰口还有一个李昊王（李元昊，西夏国的创立者）像。

第二天，李祥石再上贺兰口，又发现了许多石刻画。这一次，他不仅看到了



西夏王陵出土的，可与埃及金字塔前神秘的狮身人面像和古希腊残臂雕塑维纳斯媲美的珍稀文物——“迎陵”

7人跳舞组舞石刻画、狩猎的石刻画，还看到了西夏李昊王出行的石刻画——画面长1米，高约60厘米，画面是两个人物，一个骑马戴官帽，威严神气，另一个拉马护驾，整幅画制作细腻，形象逼真，人物战马比例适中，可以说是雕刻精品。

面对眼前的石刻画，李祥石脑中的疑团越来越大，是什么人什么时候创作了这些石刻画？他们为何要这样做？这些石刻画代表着什么？与宗教是否有着密切联系？带着这些疑问，李祥石下山了。

李祥石第二次上贺兰口，已经是10年之后了。这10年之中，李祥石的脑海里一直萦绕着那些石刻画，并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阴山岩画的文章，与自己所发现的石刻画对比印证后，李祥石确定它们就是岩画。

但是这个过程太过于漫长了。这次上山，李祥石十分痛惜地看到，由于“农业学大寨”引水修渠，“龙口”和李昊王出行的岩画都被炸掉了。站在“龙口”旁边，李祥石感到自己应该加快速度对岩画进行保护和研究。就这样，李祥石从一个发现者到成为研究岩画的学者之路开始了。那时，他还只是县爱卫会的一个普通职工。

1984年，在李祥石的努力下，《宁夏日报》、宁夏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相继对贺兰山岩画进行了报道。自此，贺兰山岩画开始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因为研究岩画取得的成就，李祥石也成为国际岩画委员会委员、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现为北方民族大学）岩画研究中心研究员。

随后的几十年间，李祥石克服种种困难，在贺兰山东麓发现了数以万计的古代岩画。这些岩画记录了远古人类在10000年前至3000年前放牧、狩猎、祭祀、征战、娱舞、交媾等生活场景，以及羊、牛、马、驼、虎、豹等多种动物图案和抽象符号，揭示了原始氏族部落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的文化内涵，是研究中国人类文化史、宗教史、原始艺术史的文化宝库。

李祥石发现的那幅人面像岩画，则是贺兰山岩画中最有代表性的“太阳神”。这幅太阳神岩画是贺兰山岩画中的精品，它磨刻在距地面40余米处的石壁上，头部有放射形线条，面部呈圆形，重环双眼，长有睫毛，炯炯有神，看上去很威武。这就是古代游牧民族心目中的“太阳神”。岩画研究学者说，在远古时代，人们把畜牧的丰收、水草的丰茂，都归功于苍天的恩赐；年景不好，缺吃少





穿，则认为是上天对人类的惩罚。太阳高居天体之上，主宰万物，所以人们特别信仰太阳，便把太阳人格化，刻画成现在这个样子，表示对太阳的崇拜。也有人说这是古代部落首领的头像，一些有功于氏族部落的首领也往往会被刻在石壁上，成为人们崇拜、祭祀的对象。

就在岩画研究学者们对此争论不休时，有人对贺兰山岩画提出了更为大胆的假设。

贺兰山就是不周山？

“贺兰山岩画是解读史前文明的金钥匙。”2004年，69岁的历史学研究员高嵩向世人拿出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

和以前岩画学者不同的是，这位曾经担任过三届中国敦煌学会理事、以唐明皇和杨贵妃为主人公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马嵬驿》一举摘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的老作家一改大多岩画学者对岩画是画的表面研究，独辟蹊径，用岩画是文字的另类方法去研究岩画，根据文字学、音韵学、文献学，开始重新对岩画进行研究。

目前高嵩已经解读出100多幅岩画约200个字。高嵩据此认为，岩画并不仅仅是先人刻在岩石上的画，而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早的文字，是中华民族先民怀着对古代列帝的崇拜和祭祀的神圣激情，在长达3000年时间里完成的初期汉字的物像化造型。

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和考证，高嵩先生提出了他的大胆设想：第一，远古华族帝谱（古文献资料对上古时代神话传说人物的称谓）上限在10000年前，下限在7000多年前。从下限到夏朝建立还有2000年，而禹这个人物我们可以在这2000多年的历史故事中找到他。第二，岩画是一部“石书”。远在7000多年前，伟大的汉字就已经进入普遍的实用期，而现在甲骨文是公认的中国最早的文字，距今才有3800多年的历史。如果最后得到确认，岩画这部“石书”将把中国文字的历史再向前推进3000多年！第三，周族（历史上的西周）的起源其实在贺兰山下，而并非在陕西岐山一带，远古的贺兰山文化就是《山海经》里提到的不周山文化！

通过对宁夏的岩画以及国内外的岩画进行研究考证，高嵩先生还认为，岩画与巨石文化有同步性。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及地中海地区、欧洲、南北美洲在7000年前都有贺兰山文化传播给他们，并给他们的古文化铺了底。而埃及金字塔是尧的祭坛，狮身人面像是守坛的共工，它面向东方，是面向故乡。

高嵩先生把自己的发现定名为华不注文化（也叫作华不注文明，是高嵩先生通过岩画文字研究依据其共性命名的）。而且，这个文化的主要产生地区是在宁夏贺兰山一带，高嵩先生说，曾有西方人怀疑10000多年前有个先进文化，后来消失了，他认为这个文化就在宁夏的贺兰山一带。

高嵩先生的这个假设如果成立，通俗一点讲，就是说，我们少年时代所迷恋的那些神话，比如女娲补天、共工怒撞不周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贺兰山。高嵩先生对笔者讲，他甚至已经考证出了女娲补天的具体地点。就在贺兰山的最高峰，即海拔3556米的沙锅洲，而这最高峰，只有少数“驴”友攀登过。



神秘王朝

王土之上，贺兰山下，曾在中国历史上威震一方的西夏王朝灭亡了，党项族也从此消失。只有贺兰山下一座座高大的土筑陵台西夏陵，在黄澄澄的蒿草里，在残砖剩瓦里，静静地伫立着，展示着神秘王朝的昔日辉煌。

2003年秋，来自重庆的诗人苏非舒来到西夏王陵，上演了他的第一次行为诗歌“泼水事件”，诗人黑大春和宁夏本土摇滚乐手苏阳、坝师李云林合作演出了诗乐《圆明园酒鬼》。之后，诗人黑大春请来的键盘手魏国很迅速地学会了吹坝，和我们夜游西夏王陵，魏国一首坝曲吹罢，王陵上空突然明月高升！这就是2003年秋天的那场曾经引起广泛争议的在被誉为“东方金字塔”的西夏王陵下举办的大地诗会。

事隔数年后的2006年，诗人苏非舒在北京的裸体行为被众人声讨，黑大春的中国首张诗乐合成典藏唱片《夜黑黑》托人辗转送达我手中，而苏阳，则混在北京，12月15日首发的唱片《贤良》在京城打响第一枪，其中的那首《贺兰山下》被无数Fans追捧。

西夏王陵下演绎的现代版故事并不叫人唏嘘。以上那些，或许与西夏王陵有关。在贺兰山下行走，我总能想到他们几个。而这些，也永不会再来。

贺兰山下，天似穹庐，不见牛羊，夕阳里，群鸟归巢，金色的光线下泻着，风有些剧烈了，和那些变暗的光缠绕在贺兰山下一座座巨大的坟茔上，这就是西夏王陵每日里的最后时刻，然后，它们逐渐模糊起来，留给我们一个王朝神秘的背影。

这个背影，是痛楚的，是血淋淋的，当神秘裸露在真相的面前，西夏王朝的最后覆灭，在几百年以后的我们的视野里，不是追溯，而是猎奇，然后遗忘。半日经历数百年，离西夏王陵最近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浮现的是那段残忍的、嗜血的历史，而历史，尤其是与战争有关的历史，或许本来就是如此。

1227年，64岁高龄的成吉思汗亲率强兵劲旅越过沙漠、渡过黄河，势如破竹，直驰贺兰山下，发动了对西夏的最后征讨，这已经是他第四次亲征西夏了，在这之前的21年里，强大的蒙古军队已五次伐夏，却一次次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